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憲章錄卷第十六



永樂二年甲申

二年春正月癸卯朔 召世子及高煦還京 復命

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吉時自蘇松還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計於是命復行仍

命大理少卿袁復副之 禁民下海福建浙江瀕海

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因而爲寇郡縣以聞遂下

令禁民間海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戶部尚書郁

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

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之

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遂召英等諭曰屯

田軍國之大務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祿食若復  
役疲民以贍惰卒則民愈困兵日惰蓋畜兵以衛民  
豈以兵而困民汝等宜深思之若今歲仍復怠惰耕  
穫不前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二月 禮部奏請會

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

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上  
曰朕卽位初取士姑率其多者後不爲例 遣應天

府官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著爲令 命工部脩

補國子監經籍板

三月

殿試禮部中式舉人賜

魯滌等四百七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  
陳敬宗周忱 陞翰林院編脩王達爲侍讀學士  
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命王達撰記 改  
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爌爲甌寧王奉懿  
文皇太子祀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上曰人  
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  
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  
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  
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命通政趙居  
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夏四月 簡東宮官屬

命僧錄司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其姓姚賜名

廣孝

新進士李衝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

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

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

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

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其勉之

冊立

世子爲皇太子封第二子高煦爲漢王第三子高燧

爲趙王諸王子未受封爵者嫡長子封爲世子衆子

爲郡王 吏科右給事中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定

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

上曰

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  
科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  
俟之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  
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  
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  
不能用爾適爾所言慎勿泄也 文華寶鑑成先是  
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  
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鑑 上顧解縉等曰  
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  
錄朕此書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

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  
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  
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  
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  
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於已敢言  
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  
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吏部尚書蹇義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  
銓選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

情則以從違爲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  
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  
皆君子有德者必不爲小人不可不察 五月 禮  
科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 上問吏部  
尚書蹇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持守而於  
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  
不能脂韋依阿於外况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  
爲翰林脩撰 巡按北京御史周新言北京所屬吏  
民有犯徒流者蒙恩免罪就發北京人少處爲民種  
田公私兩便若監候詳擬往復數月饑窘憂愁多死

獄中請今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據待報其吏民所犯徒流者悉從北京刑部或監察御史詳擬允當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禁之患而上不負寬恤之恩

上曰御史言是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

已酉錦衣衛奏明日

上詣孝陵請具法駕上曰

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皇考

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辟除道路則前

導騎士亦可不用

六月

處州青田縣民劉豹進

太祖高皇帝所賜其祖誠意伯基手詔八道祭文一

道賜鈔五錠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

成祖命會試下第  
舉人翰林院出題更  
試

至遼東先是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勅遼東都司以牛分給屯田上命禮部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或本有學問而爲文之際記憶偏差以致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鏞等六十人以奏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

湖命姚廣孝賑濟蘇

有根本。但更當進步。爾後科第一甲者。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命

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上諭之曰。人君

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君父

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爾卿往體

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也。

秋七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

成繭。綿絲進獻。請百官表賀。上曰。野蠶成繭。使徧

於山東之地。亦不過衣被一方。而未及於天下。朕之

心。必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方可爲朕賀也。今

且止之。饒州鄱陽縣民朱季支進書詞理謬妄，謗毀聖賢，李至剛解縉等請置於法。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即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按二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焚之。」八月，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來告急，奏曰：「臣世事安南陳氏，祖父皆爲執政大夫，死於國事。臣自少事國王，受爵五品，後隸武節侯陳竭真爲裨將，洪武三十二年，代竭真領兵出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父子殺主篡位，屠害忠良，滅族者以百數。臣兄弟妻子亦被收戮，遣人捕臣，欲加菹醢。臣事變遁逃，轉入

山林深居窮僻與猿狖雜處耿耿忠誠鬱抑無告近聞皇上入蒞大寶統正萬方敢瀝膽披肝請滅此賊履險乘危得至境上與商人負任而至今年四月到思明府接送幸覩天日臣切惟姦臣黎季犁乃故經畧使黎國耄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忝貴仕一旦得志遂成弑奪改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僭號改元不恭朝命肆虐下民百姓含冤呼天叩地忠臣良士疾首痛心臣義激于中上干天聽願廣一視之仁哀無辜之衆興弔伐之師隆繼絕之義臣得負弩矢前進導揚天威忠義之徒必當雲合響應

論滅此賊剪餘孽復正乾坤

擒滅此賊、剪除奸兇、復立陳氏子孫、使主此土、則區  
區遠夷、仰戴聖德、恭修職貢、求作外藩、臣不才竊効  
申包胥所爲、敢以死請、伏望陛下哀矜、上憫之命、  
有司給衣食、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  
至再、諭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流而  
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盡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  
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  
束此心爲切要、又思爲人君、但於宮室居處衣食玩  
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老撾軍民宣慰使  
刁綠反、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

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燿弟也日燿恭遇  
天朝率先歸順太祖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  
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暉立亦止二年子晚繼之賊  
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晚稍欲抑損季犛弑之而  
立晚之子顯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  
後皆其逆黨顯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弑顯而立顯子  
案蒙然幼稚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弑陳氏宗族  
并案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爲大  
虞皇帝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  
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

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迫倉皇出走左右  
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  
餓困阨萬死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稍稍間行艱  
難跋涉以達老撾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  
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  
月忽讀詔書知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  
怍有所依歸又以抱疾積久至于今年始獲躬覩天  
顏伏念先臣受命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  
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悖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弑  
逆遂成篡奪陳氏宗屬橫被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

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黎季犛已老詭謀逆計多出黎蒼攻劫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斂酷法嚴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頗見思憶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弔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

九月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

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况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周王櫛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加慎。是日宴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於中右門。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

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  
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  
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  
敢不勉勵圖報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  
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  
等妻入見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  
裏以左諭德胡儼為國子祭酒冬十月御史  
有言甘肅總兵官宗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上諭  
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邊寄豈可  
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晟曰前者御

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旣付卿以闔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懷

鄭賜等言比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

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

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上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一月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韃靼人又與女秀才劉氏女造爲邪謀乞正其罪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因命戶部考定公侯駙馬伯應得儀仗戶及從人數以聞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韃靼人送遼東上以各處屯田肥瘠不同所獲亦異考較之法宜有等差嘗命各

都司摘差官軍給與牛具種子耕種閒田視其歲收之數爲例考較謂之樣田既而山西太原左衛千戶陳淮率軍士來奏所種樣田除足各軍歲用之外每軍仍有餘糧二十三石於是上命戶部詳定賞例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與自用 上御奉天門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在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等官諭曰囚皆久於獄而初至朕前久於獄則雖枉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寃即來白 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梅氏訴益毋

老無養願代益死上憫其情特宥益 鄭賜等奏奉

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

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

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旣酬

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其論

如律 通政使趙彛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

可爲器用 上曰此僥覲小人不聽數年軍餉災

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

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况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累民何爲命急斥之 工部侍郎趙毅等奏鎮江府

民言乞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有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爲甚非有大不得已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卽復用如許人供給騷動數十州縣爲百姓植禍豈不殆哉毅等惶懼頓首謝遂寢不行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錫宴于禮部設天津衛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綠海諸衛軍士屯守上以海運糧船上抵直沽置倉儲糧別以小

船轉運北京命戶部會議皆以爲便復請於天津等  
衛多置露囤以廣儲畜從之 直隸河州吏目張良

興言州麻灋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  
田比歲間有耕者輒爲水滄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  
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澇從之 十二月 上

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  
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官禁使令之人汝  
何畏而輒聽其役民汝爲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尚畏  
人如此若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爾若復蹈前非  
必誅私役工匠中官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巡按山

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  
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犯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  
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  
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者  
止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甘肅總兵官宋  
晟奏以急乏邊儲乞不爲常例無分官民令於甘肅  
衛倉中納淮浙鹽度邊儲易充從之 上因管屯官  
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圍獵過  
田家見所食甚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  
悅今屯種軍士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

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源先得其心然後可  
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  
不得其力者 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出  
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  
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  
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奄初云陳氏已絕彼爲其甥權  
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  
對朕謂陳氏以壻得國今奄以甥襲之於理亦可乃  
下詔封之孰知其弑主篡位暴虐國人攻奪隣境此  
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罪

人也。何可。甲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

衣各一襲。特賜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與尚書同縉等入謝。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

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功不

在尚書下，故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曰：朕

皇考初封翰林長官品，叙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

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

可也。縉等稽首而退。禁錮李景隆，周王發其建文

時嘗至邸，即訊受賂羣臣，又劾景隆與弟增枝匿亡

命，革爵沒其家，下獄四十五年而卒。是年贈徐增

李景隆下獄卒

壽為定國公子孫世襲

皇朝通志卷六

十四

浙江圖書館

皇朝通志卷第十六

憲章錄卷第十七

永樂三年乙酉  
至九年辛卯

三年春正月戊戌朔

詔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

多皆總兵何福勤於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  
賞罰爲經久之計降勅獎諭之 免順天永平保定

田租二年

初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

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脩撰曾棨編脩周述  
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  
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  
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

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進士周忱自陳年少亦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

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齋勅往問安南國胡奎俾具篡奪陳氏之故以聞書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

武中所定學規從之二月丁卯朔陳瑛劾奏維

劍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縱其妻於所部郡縣逼索財物遂並處以死直隸和州言州民嘗貸官稻

三千四百七十餘石今被水未償乞候來歲秋成從之陞左通政朱濬爲北京行部尚書巡按福建

御史洪湛上言福建自漢以來始通中國民不知學

至唐常衮爲觀察使始興學校人文日起宜立廟以祀從之 蹇義解縉等言周禮地官凡建邦國必立社稷文獻通考云諸侯有國其社曰侯社親王留守之祭固無明文然禮有可以義起者今趙王留守北京當別建國社國稷山川等壇致祭宜如禮部所議從之 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絕遠人 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工部尚書宋禮言山東衛所屯田缺牛耕種請於太僕寺給

之從之 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等處官

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戶部言河南懷慶等府

比歲蝗請以鈔代輸租稅從之 三月 忠順王安

克帖木兒卒以脫脫嗣封忠順王 上謂兵部曰福

餘衛指揮秦其部屬欲來貨馬計兩月始達京師可

遣人往遼東諭保定侯孟善令就廣寧開原擇水草

便處互市俟馬至官給其直卽遣歸 夏四月 上

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賀亦止於三品以上餘悉

免之著爲令 詔以儒士馬巨江爲翰林博士巨江

以老固辭遂授博士賜璽書褒諭令致仕 五月

上以代寧秦晉永與高平平陽諸王所爲過失日多  
思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  
之 修漢秣陵尉蔣子文廟 六月 湖廣都司言  
楚府付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  
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  
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重  
之意 安南胡奎遣使臣阮景真等隨御史李琦等  
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秋七月 遣行人  
聶聰等齎勅諭安南胡奎阮景真等與聰俱行 巡  
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母

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爲黎性頑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懼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舊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况其服習水土不畏瘴厲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 改江西道御史

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八月

禮部尚書李奎剛

有罪下獄 戶部尚書郁新卒夏原吉還掌部事

九月 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

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

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各置驛丞一員 改刑部尚

書鄭賜為禮部尚書吏部左侍郎陳洽為大理寺卿

陞真定府知府呂震為刑部尚書 冬十月 禮部

進冕服鹵簿儀仗圖併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

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

損益固宜參考 祖宗成憲不可改更即命頒之所

司未為儀式 盜殺駙馬都尉梅殷 十一月 庚

子遣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有邊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開國元勳亦惟嚴守邊境防慎出入故無敗失凡遇警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 殺庶吉士章朴 十  
二月 丁丑安南胡奎復遣阮景真等隨行人聶聰等來貢迎還陳天平 上許之 勅廣西總兵韓觀左右將軍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陳天平歸國令安南胡奎遣使來迎 上謂兵部榜諭邊北官民示以朝廷懷遠之意今後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謬欺之令巡按御史采察以聞

永樂丙戌

四年正月壬辰朔 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寇竊發 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穎初亂才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遂至大亂此今日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爲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戊戌陳天平陛辭命陝西叅政王麟送之勅封胡奎爲順化郡公 遣使齎璽書褒諭曰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臺岐等島海寇劫掠居民勅道義捕之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類 上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綵幣綺繡銀壹諸

物并海舟二艘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  
碑其地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上  
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  
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  
容陳論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確

二月

上以

太祖高皇帝御製嘉禾詩勒石裝潢

成軸賜諸王及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國子監祭  
酒司業 三月 上視太學 壬寅上御奉天殿試  
禮部中式舉人二百一十九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命國子監立石題名是科王驥以軍功著封伯贈

侯 上慮禮部下第舉人中或有遺才復親試之得  
文學優等二十一人各賜冠帶 黃中等以兵五千  
護送陳天平至丘溫胡奎遣陪臣黃晦卿等以廩餼  
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踊  
躍中間胡奎不至何也晦卿曰屬有微疾中遣晦卿  
還促奎且遣騎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壺漿相  
續於道中以爲實遂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  
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  
伏發大呼鼓噪動山谷遂殺天平中等亟整兵擊之  
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中等引兵還時大理卿薛嵩

謫在廣西中舉以輔行天平被劫崑在其中亦自經死崑陝州閩鄉人慷慨負志操有政治才嘗歷官鎮江知府民皆思之夏四月黃中等奏胡奎劫殺

陳天平事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爲所欺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上遂決意興師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勅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勅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勅蜀

王於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  
儲湏預爲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  
五月遣忽都帖木兒荅刺罕齋勅諭鬼力赤部  
下阿魯台曰曩者丑閭回言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  
之心近忽都帖木兒至又言爾母子同心自古名世  
之臣懷先見之明者能審時宜識去就如王陵陳平  
去楚歸漢尉遲敬德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安身  
事宋此數人者皆知天命去留之幾是以功成名遂  
福及子孫况爾明達不下古人旣知天命所在則當  
決之趨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舉他日進退兩難

齊王搏至京師

雖悔莫追爾宜審之仍賜阿魯台織金文綺二端

命大理卿陳洽赴廣西計議軍事以黃中呂毅前送

陳天平失律徵赴京 齊王搏至京師先是搏結無

賴養游客私僭帝號及呪詛魘鎮等事屢有告者察

之皆驗 上賜書諭令改行於是搏請入朝面謝既

至廷臣交章劾奏搏罪不當宥搏厲聲曰奸臣又欲

喋喋效建文時事耶會當盡斮此輩上聞之不懌曰

此其心可知已命罷其隨侍護衛及長史等官處之

京師 六月己未朔日食 秋七月 上以是月十

六日命將出師討安南黎賊遣使祭告嶽鎮海瀆之

神 命朱能沐晟張輔李彬陳旭率師征討安南黎  
賊命劉儁黃福陳洽等督理軍務 上燕閒與侍臣  
論及人之壽天上曰壽天在天人貴勉其在已者人  
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沒無聞顏子三十二令名  
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閏七月 文  
武羣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備巡幸 召  
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爲翰林侍講學士以其老賜  
勅致仕上語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三二  
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  
蓋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

要領唯在虚心以玩之耳又曰爲學不可不知易只  
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宋晟何  
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九月 設陝西甘

肅二苑馬寺 冬十月 丙午總兵官征夷將軍朱

能卒於安南之龍川訃聞上命副將軍張輔代之

十一月 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柏醴泉出神樂觀

命中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

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辭率直無所忌

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

請寘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採

勿以直而廢之 十二月 辛亥甌寧王允爌暴卒

懿文太子季子也建文中封徐王上卽位封敷惠王

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以奉懿文之祀未遣之國忽

夜邸第不戒于火竟成疾而薨時年十六謚哀簡云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張輔王友沐晟柳琮等合兵

討安南賊於籌江柵破之 張輔沐晟等敗黎賊於

木九江 直隸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爲僧赴

京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上怒命悉

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 二月 黜翰林學

永  
丁

士解縉爲廣西右叅議改左中允尹昌隆爲禮部主事 三月 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者 上

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乎若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今後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遇開科仍令就試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處之 張輔沐晟等敗黎賊於富良江 夏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召姚廣孝魯瑄鄭禮等諭之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爲主朕長孫天資明睿

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  
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不必如儒生繹章  
句工文詞爲能也廣孝等稽首受命 上謂侍臣曰  
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曰語多傷氣  
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簡  
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  
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爲而治然亦好  
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上曰不如是不足以  
盡羣情 五月 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  
子澄 張輔等平安南捷奏至羣臣入賀復以開設

三司及郡縣爲請 上命降詔行之 六月 以安

南平詔天下 置交趾都布按三司都督呂毅掌都

司事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事 定交趾所隸府州縣

改大理卿陳洽爲吏部左侍郎遣郎中張宗周等

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給凡當授官必與張輔沐晟

劉儁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 王達卒達字達善

無錫人自縣學訓導以薦陞國子助教 上卽位用

姚廣孝言陞翰林院編修再陞侍讀學士達謙和恭

慎爲文章以詩名上問建文君過失事達對曰可與

爲善但輔導者非人故誤之耳達卒年六十五命有

司歸其喪 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趾人才禮送  
赴京擢用 秋七月 癸丑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  
晟卒 戊寅墨麟卒麟陝西高陵人洪武中以國子  
生擢御史尚嚴刻陞北平按察副使以城守功陞兵  
部侍郎麟爲御史時有糧長罪不應刑麟煅煉成獄  
奏刑之麟恒自歆于心及病見被刑者已而麟足趾  
腐盡乃死論者以爲寘報云 八月 勅宋禮金純  
古朴師達劉觀等以營建北京取材於外宜節量人  
力俾無恣怨各盡乃心母忽 九月 張輔沐晟等  
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

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借兵部侍郎方賓

讀露布至弒主篡國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犛父

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

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

等命有司給衣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以交趾

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

賜勅慰勉 十一月 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

教于家 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

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

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以冠之 賜廣孝等二

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有差 十二月 廣東布政徐  
竒入覲載嶺南藤篋將以饋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  
進 上視之無楊士竒名乃獨召之問故士竒曰竒  
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  
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  
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  
官令燬之一無所問 以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  
榜及勅旨頒賜武臣 命戶科給事中胡濙訪求異  
人 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輩  
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

永  
子  
茂

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  
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 二月 命平江伯陳瑄總率

官軍都督僉事宣信為副海道運糧赴京 三月

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歛

不一請酌量輕重為定制 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

朕數諭之為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歛福

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巡

按福建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為

瑞上賜勅切責之 蘇州揚州二府言檜花為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旱 災有司徃徃蔽不以聞昨

有奏栢花爲瑞 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

務諛說也可惡 璽書切責之 夏四月己卯朔

日食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

多願留居京師以南方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目

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

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卽以朕意榜示之有欲

去者令明言鎮守官勿阻之 五月 六月 交趾

總兵官張輔沐晟等旋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其

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

里 上嘉勞之賜輔晟等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  
旗軍人賜鈔五錠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等同六部  
尚書奏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趾建設軍民衙門總  
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  
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  
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  
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命義等曰爾同禮部卽  
定議將士功次陞賞視平雲南例增之 辛丑鄭賜  
卒賜洪武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遷北平布政司叅  
議建文中召爲工部尚書 上即位李景隆言賜爲

鄭賜蟄以存身

建文所用罪亞齊黃逮至上問賜吾嘗何如待汝乃  
遂相背耶對曰亦盡臣職耳上笑而釋之改刑部尚  
書尋改禮部同官有不相能者數短之上前雖上素  
亮之而賜懷兢畏既疾猶強出朝叅至是卒 上遣  
官祭塋雖未嘗側媚以求容而蟄以存身其情亦可  
矜云 秋七月 制諭羣臣頒賞平安南功張輔爲  
英國公沐晟爲黔國公柳升爲安遠伯其朱榮高士  
文等各爵級銀幣有差 壬申翰林院學士王景卒  
景在洪武中歷教諭知州陞山西叅政坐事謫雲南  
建文中吏部尚書張統前任雲南雅知之奏陞翰林

侍講 上卽位陞學士時建文君未葬上詢葬禮景

對宜葬以天子之禮雖隱忍以終其身猶爲不忘故

主者云 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

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

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關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

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

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

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

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八月 壬午戶部

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蒙聖諭以田土新

都督呂毅尚書  
劉儁交趾叅政  
劉昱戰死

永  
樂  
七  
年

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較今已  
及期當舉行之 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過重人  
不能堪仍從輕例 丙戌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九  
月 冬十月乙亥朔日食 十一月 勅文武大臣  
輔導皇長孫 十二月 交趾總兵官沐晟與交趾  
賊首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交  
趾叅政劉昱皆死之 張輔總兵帥師討簡定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 車駕欲巡北京命學士胡廣  
諭德楊榮金幼孜修撰王英等扈從時榮喪母陞辭  
特留之 二月 上巡北京啓行命皇太子監國

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  
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  
書卿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  
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 上諭黃淮

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  
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  
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耻君子守道而無  
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  
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  
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

有過可也朕甚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三月 乙卯平安卒安淞州人父定從 高皇帝起

濠梁克元都戰沒安襲職以功擢右軍都督僉事上

舉兵靖難安率衆拒戰被擒特宥爲北京都督僉事

至是暴卒 車駕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四月

遣給事中郭驥齎書往虜中諭本雅失里本雅失

里欲殺驥驥不屈死之 閏四月 勅蹇義金忠黃

淮揚士奇輔皇太子監國 五月 己卯營山陵於

昌平縣遂封其山爲天壽山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

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戎調遣止憑勅書慮

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  
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封瓦刺兀哈木爲順寧王太

平賢義王把禿字羅安樂王 六月 刑科右給事

中耿通等劾奏都御史陳瑛及御史袁綱覃珩朋比  
蒙蔽誣搆兵部主事李貞陷之死地綱珩已下獄瑛  
爲長官不宜獨宥請并治之 皇太子召綱珩面詰  
之皆承伏具其罪狀詣行在奏請處分 秋七月

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  
火真爲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  
右叅將率師征本雅失理 甘肅總兵何福奏韃靼

脫脫卜花等各率所部來歸今止於亦集乃 上遣  
楊榮齋勅諭福曰脫脫卜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  
遲回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  
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當 八月 丘福等率將校  
千餘人至臚胸河獲虜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  
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  
曰當疾馳禽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  
人誘我且駐兵候諸軍俱至而後擊之毋墮虜計福  
不從令所獲者爲嚮道率衆直薄虜營每戰虜輒佯  
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謀者孤軍深

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從謀遣火真使虜營假言求和自率騎繼之火真猶豫未決福厲聲曰不從命者斬乃先馳馬麾士卒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虜衆奄至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馬蹶被執罵不絕口而死福與火真王忠爲虜所執俱死之 張輔敗賊黨阮世每於馘子關 九月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沒於虜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邊禍未已今選將練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

也 冬十月 上召諸將論以親征之策 上謂行

在禮部尚書趙玭曰北京冬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  
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  
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玭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  
日常朝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俟鴻臚寺  
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  
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  
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 戊寅  
張輔沐晟等獲賊首簡定 十二月 左中允周翰  
等劾吏部右侍郎師達往湖廣採木務行刻薄皇太

永樂  
庚寅

子曰達誠可罪然皇上所遣湏其還日請罪之

八年春正月戊辰朔 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

潮州斬賊首四千五百餘級生擒二千餘人皆斬之

張輔檻送簡定等至京師伏誅 二月 上親征

虜酋本雅失里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命皇長孫

留守北京夏原吉等進所議留守北京事宜從之

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 丁未車駕發北京 三月

丁卯朔 甲戌 駐蹕鴨鑾戍瓦剌順寧王馬哈木

遣完者不花荅哈帖木兒等貢馬謝恩賜綵幣襲衣

乙亥 上大閱誓師 丙子車駕次凌霄峰登絕

永樂八年二月北征  
五月班師胡廣楊榮  
金幼孜扈從

頂望漢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  
條尚敢倔強果何所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此來不  
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  
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薊蕘之言何況君  
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爲必盡衆  
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 丙申 駐蹕清  
水源去營三里許平泉躍出洋溢四達士馬飲之不  
渴賜名神應泉 夏四月丁酉朔 癸卯車駕次玄  
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  
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壬子車駕次禽胡山製銘

刻石曰翰海爲罽天山爲鏑一掃胡塵末清沙漠賜其泉名靈濟甲寅車駕次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

製銘刻石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五月乙卯車駕至幹難河追及虜虜拒戰

上登山布陣麾先鋒逆擊一呼而敗之本雅失里窮迫以七騎度河遁去遂班師六月班師至靜虜

鎮阿魯台詐降逆戰敗走上追擊大敗之秋七月

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遣楊榮齋書諭皇太子以

七月十七日抵北京壬午車駕至北京八月

寧遠侯何福懼罪自殺長沙妖人季法作亂皇太

子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 九月 冬十月 丁酉  
車駕發北京 癸卯務本之訓成時上以皇孫生長  
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命之侍行使  
歷觀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太祖創  
業之難及往古典亡得失可爲鑒戒者以致飭勵之  
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上聞周王櫛於國中作殿  
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  
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  
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爲  
而爲之不可爲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十一

月癸亥朔冬至 車駕還京 十二月 上諭蹇義

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

任之前以刀筆吏為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

體前之由吏為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更

不得用吏著為令 交趾賊首陳季擴遣胡彥臣等

上表請降 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為交趾布政使

九年春正月壬戌朔 命張輔為副將軍會沐晟討

交趾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

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 二月 勅戒秦王尚

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

永平  
泉卯

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  
遂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  
玉情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成肅公受脤於社不  
敬劉康公曰成子情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春秋  
書以示戒比屢遣人齎符至王國王不出迎但命內  
豎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一此皆王不學之過  
致王於此者皆長史紀善典儀之失職也其械送京  
師王自今勉力學問庶幾寡過 癸巳江西吉水知  
縣錢本中卒本中常州武進人讀書曉律洪武中以  
人才舉授河間故城知縣改元城歷著賢聲再改吉

水豪民宿吏素爲民害者本中至捕其尤者一二流徙遠方邑中肅然新壇壝學舍躬教諸生旌別勸率政務清簡不任刑罰嘗有盜聚山谷間時出劫掠郡守欲兵之本中單騎詣賊壘諭以禍福衆皆信服即相率縛首賊至官會赦量免本中清操苦節門無私謁妻子布衣蔬食僅足朝夕註誤罷官翰林學士胡廣力薦其守已愛民遂復知吉水縣民聞本中復來空閭井老幼奔走迎拜未幾以疾卒民哀慕之留塋吉水爭趨負土營墳 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頭目馬吉你等來朝授督罕河衛令馬吉你爲指揮餘爲

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上諭  
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  
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旣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  
給賜賚捐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詔赦交趾  
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開會通河自濟寧  
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衝決淤塞故於陸路置八  
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民困其役求  
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州  
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  
三之一濬而通之不但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

陳瑛羅織建文  
諸臣

陳瑛下獄死

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侍郎金純發山東及徐州等處民丁開濬給以糧餉蠲其他役及今年田租仍命兩御史監督三月上御奉天殿試禮部永樂七年會試中式舉人陳璲等八十四人賜進士有差是科得錢習禮陳瑛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初瑛有寵恣意羅織逢迎凡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寔贊之既而給事中耿通劾其誣陷李貞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上聞遂下獄死民有盜勸善書者刑部黥發戍邊奏聞上曰黥即爲棄人欲改過無由矣况盜勸善書

凡情可矜疑者先具奏

豈可比盜財者槩黥之。宜免戍邊去所黥字。令自今  
凡情可矜疑者必先具奏。濬河南黃河故道河水  
累歲爲患修築隄防民用困弊至是河決日甚事聞  
遣工部侍郎張信往視信訪得祥符縣魚王口至中  
灤下二十餘里有舊黃河岸與今河面平濬而通之  
俾循故道則水勢可殺遂繪圖以進詔發河南民丁  
十萬命興安伯徐亨工部侍郎蔣廷瓚相度開濬仍  
命宋禮兼董之。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  
都司屬衛軍士今屯田者多操練者少請留其半操  
練以備不虞上諭兵部曰守備固不可單弱若兵食

不足亦難與守宜視其地之險夷以定守備之多寡  
陽和留什之四朔州留什之三蔚州留什之二餘悉  
令屯種且耕且守以爲定制 夏四月 琉球國中  
山王思紹遣使坤宜堪彌等貢馬及方物并以長史  
程復來見表言其國長史王茂輔翼有年請陞茂爲  
國相兼長史事又言復本中國饒州人輔臣祖察度  
四十餘年不懈于職今年八十有一請命致仕還其  
鄉從之陞復爲琉球國相兼左長史致仕還饒州茂  
爲琉球國相兼右長史仍賜坤宜堪彌等鈔幣遣還

五月

倭寇盤石

六月

內官鄭和等使西洋

楊榮奔喪起復

諸番國襲執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歸而獻俘上  
姑釋之擇其屬之賢者嗣立 楊榮奔喪還起復至  
京 會通河成河以汶泗爲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  
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于  
淮而新開河則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過東昌入臨清  
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  
閉舟行便之 逮交趾右叅議解縉下獄縉先爲翰  
林學士出爲廣西叅議會有言縉嘗洩建儲時密議  
漢王高煦劾之誣縉無人臣禮遂改交趾時檢討王  
偁亦謫交趾二人遂共趨廣東游玩山水忘返縉又

上言請用數萬人鑿潁江以便往來 上曰爲臣受

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逮僞皆下獄 秋

七月 張輔沐晟敗賊黨阮帥於月常江 八月

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通河畢還京師命禮  
部定賞格宋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爲源夏秋霖潦泛  
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爲二  
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  
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夏不足非經理河源及  
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  
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

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  
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况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  
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  
八十丈從之 九月 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  
持建文時士人包葵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  
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  
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  
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  
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  
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宰相與成治功帝王

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

追咎往事所告勿聽。冬十月命重修太祖高

皇帝實錄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胡廣等重修至是

命姚廣孝夏原吉爲監修官胡儼黃淮楊榮爲總裁

官楊士奇金幼孜等爲纂修官皆賜勅勉勵。兵科

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

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

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橫

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

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闡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

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免

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尋卒封孛羅帖木兒爲忠順王

十一月 張輔率舟師追捕陳季擴等梟賊首千

五百餘人以徇餘賊散走林莽泥澤中追殺殆盡自

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上御奉天殿命皇太子

嫡長子爲皇太孫冠于華蓋殿 十二月 遣指揮

木荅哈阿升哥齋勅諭福餘朶顏泰寧三衛頭目昔

兀良哈之衆數爲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守

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厥困窮設福餘朶顏泰寧

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旣久後竟叛

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畧其舊過加意撫綏數  
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爲厚矣比者爾等爲  
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給云市馬  
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荅哈  
等諭意如能悔過卽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匹姑  
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閏十二月 吏  
部尚書蹇義同六部等官上言在外布按二司府州  
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爲職必須得人得人之  
道在銓選精嚴薦舉有法宜令在內文職七品以上  
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賢能廉幹堪任

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材擢  
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鬪茸貪污舉主連坐上  
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館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  
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上以問侍臣多請  
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  
併為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姦謀也上顧左右曰黃  
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  
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浙

浙江圖書館

憲章錄卷第十八

永樂十年壬辰  
至十七年己亥

十年春正月丙戌朔

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兗州東昌定陶等縣地曠民稀青登萊諸郡民多無  
田宜擇丁多者分居就耕蠲其役三年庶地無荒蕪  
民不失業從之河南洛陽知縣姚弘言本縣舊有  
水田二十餘頃歲輸粳米後伊河水低不能灌溉今  
爲陸地每歲人民皆易粳米輸納乞令納粟廣東樂  
昌知縣徐善惠言本縣耕農多稻少麥歲以稻易麥  
輸官請自今止令輸米並從之上諭蹇義等曰守

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  
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  
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  
令俾專職理民 山西布政使周璟言大同地臨邊  
塞都司歲用馬草皆令太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二  
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同所屬天城陽和等衛地皆  
平川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貯往給大同以平陽澤  
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驛舍從之 二月 上以甘  
肅官軍所用糧多百姓轉運繁勞命戶部減涼州鹽  
糧則例召商中納以供軍餉待糧用充足則仍其舊

於是定納涼州鹽糧准淮浙鹽每引三斗五升河東  
每引二斗四川每引一斗五升 三月 上親策禮  
部中式舉人一百六人賜馬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是科得羅通陳益 夏四月 尚書宋禮奏近因  
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嘗自衛輝  
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  
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湏定長  
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  
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  
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

黃河一十三里內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二里  
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黃河至海豐縣大沽河  
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  
完 上諭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候秋  
成後爲之 五月 六月 勅戶部曰朕爲天下主

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人巡行郡邑惟欲周知  
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往  
往有言年穀豐登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  
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自今凡郡縣及  
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秋七月

選在閒韃官教民畜馬 上諭兵部曰朔方多馬固  
土地所宜亦其人習於畜牧今韃官閒居者多可選  
其老成謹厚者令教民畜養於是兵部奏委都督薛  
斌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  
民居真定定州者更番赴順天府教民但令教飲飼  
之宜若孳息不及教者無預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  
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間遣中官往詢  
之未嘗有所委任况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  
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  
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八月 上謂兵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畧

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徃直隸應天及  
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  
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  
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九月 陞

工部主事藺芳爲本部右侍郎初芳爲吉安知府坐  
事謫爲辦事官專治河渠以通漕運累有建明旣還  
授都水司主事至是宋禮薦其才故有是命 冬十

月 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  
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

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  
築土爲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  
役仍勅俟農隙爲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  
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 命鎮守交趾都督韓  
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趾給軍食 命皇太孫演武  
于方山 十一月 命兵部及五都督府自今武官  
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支半  
俸逾二年復試中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  
之三試不中發充軍 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  
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

對曰此婦於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之繼母上曰所

謂子母無絕道者非謂繼母已失節於夫迺責人不

能盡孝所言勿聽 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

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

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爲明鑒 上曰所言

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爲君用人但

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 不賢則信任之不

賢雖至親亦不可用 浙 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

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 宗寵任安祿山致

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 曰是寵任小人以

致夷狄之禍不因用夷狄之人也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之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入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爲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 殺浙江按察使周新新廣東南海人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

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  
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 上命官校逮  
至陛前新抗之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  
官也臣奉法捕惡柰何罪臣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  
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上尋悟其寃而惜  
之

永  
癸  
巳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先是鴻臚寺奏  
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  
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  
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

竒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  
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  
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  
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 勅諭齊  
黃等遠親未拿者悉皆宥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  
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  
逮治姦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  
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  
於是黨禁漸解 二月 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

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太子監國 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思州等府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士民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遠侯顧成以兵擒之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司以總之 三月 田琛田宗鼎伏誅以工部侍郎蔣廷瓚為貴州左布政使 夏四月 上謂呂震曰

朕嘗命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  
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爲言者及驗視之田野  
荒蕪人民饑寒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今  
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旌賞之否則重懲勿貸  
五月 癸未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  
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自皇太孫而  
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  
喜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及鈔帛有差 交州府所  
隸十七州縣土官判官陳麻歷比江府所隸五州縣  
土官同知阮必恭等及耆民百有八人來朝自言交

趾之人久被黎賊荼毒荷王師滅之民獲蘇息故詣

闕謝恩悉賜勞遣還

曹縣獻騶虞呂震奏稱上瑞

請率羣臣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

足此爲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上曰大

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效李沆爲人則善矣震

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命禮部侍

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

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蹇義楊士奇共舉智上

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

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

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智山東高密人温重端慤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為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六月 開平備禦郭亮奏開平兵少不足守備勅報亮曰軍在精不在多爾能撫卹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耗糧餉無益也 秋七月 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為和寧王 八月 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 九月 冬十月 山西綠邊煙墩成 十一月 以野蠶絲衾命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蠶

永  
年

繭絲者羣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  
織帛染柘黃製衾以薦 十二月 張輔沐晟會兵  
敗賊黨阮帥等于愛子江

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 二月 上退  
朝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  
德者上歎曰朕非不知三公布被之譏但念自當惜  
福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正  
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耳爾等慎勿  
諛也 詔親征瓦剌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爲王瓦剌  
馬哈木等怨焉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

永樂十二年北征三  
月發北京六月班師  
皇太孫從行

柳升將中軍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  
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  
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 設隆慶州并永安縣隸  
北京行部隆慶古縉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  
仁宗生於縣東改爲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  
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爲隆慶州又  
設永安縣隸焉以有罪當遷謂者實之 庚寅 車  
駕發北京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  
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  
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

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間暇爾等即以經史於  
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夏四月甲辰朔

五軍出塞

五月癸酉朔

駐蹕楊林

上閱武

之暇皇太孫侍每語以創業守成之難 六月壬寅

朔日食

虜寇荅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

衆逆我師

上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

親率鐵騎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

十級餘衆敗走上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

之故皇太孫叩首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

慎防遲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

戰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旣敗走假息無所  
寧敢返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然之 庚

戌班師 戊午 駐蹕三峯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

台遣所部都督朶兒只魯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齋  
勅往勞之 己巳 車駕次黑山峪勅皇太孫以班

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頒詔天下 秋七月壬申朔

癸巳 駐蹕宣府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

部尚書金忠指揮使楊義進迎鑾表至 八月辛丑

朔 車駕至北京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

臣及從征將校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交趾總兵

張輔檻送賊首陳季擴阮帥至京師伏誅 九月

榜葛刺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請上表  
賀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

旣安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 閏九月 先是

上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

導者之不職遂徵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諸司交奏其

罪遂下獄後二日楊士竒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上

曰楊士竒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

法司鞫之已而召士竒至前親問東宮事士竒叩首

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上悅而罷

於是行在部院諸司交章奏士竒罪不宜獨宥乃下  
錦衣衛繫之未幾特宥復職遂徵楊溥芮善相繼下  
獄皆以金問辭連之也 冬十月 江陰侯吳高以  
罪免初高領兵守大同多不法及 上北征班師至  
興和高稱疾不朝被召回京縱家人給驛及私役有  
司車牛又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鎮撫張玉等百二  
十餘人隨行所過騷擾爲御史成務等所劾遂免爲  
民 十一月 降晉王濟熺爲庶人俾與長子美圭  
同守晉恭王墳園仍賜勅諭曰爾謀爲不軌自絕于  
天自絕于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

之義特全爾生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  
過遷善以保令終慎之哉 諭胡廣揚榮金幼孜曰  
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  
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  
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  
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類聚  
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  
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  
外命光祿寺給饌 十二月庚午朔

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解縉暴卒於錦衣衛獄徙

其家于遼東初 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  
得其地恐亦難守上不喜東宮而寵高煦縉謂不宜  
過寵致起覬覦縉由此得罪云 行平交趾功賞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殿閱舉人對策賜進士三  
百五十一人是科得王翺高穀上以禮部會試下第  
舉人中或有學問可取者命翰林院再試之續取二  
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  
科 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  
千艘以從漕運 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  
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

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羣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夏四月。征夷將軍

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五月。

開清江浦河道。凡

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

開河置四閘曰移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特啓  
閉人甚便之 六月 秋七月 上諭都御史李慶  
曰朕屢戒郡縣官不許一毫取民前灤州知州何敬  
誅求剝削已寘諸法近代州知州安損武清知縣李  
潛等仍蹈覆轍饕餮貪殘無異於敬亦寘以法爾宜  
備錄所犯以示牧民者俾知所警懼 八月 九月  
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命禮部刊刻頒行  
天下賜纂修官胡廣楊榮金幼孜等鈔幣有差 冬  
十月 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上使西域記所  
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悉備 十一月 呂震

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上  
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欲上表  
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勅陝  
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  
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  
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  
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闕視。兵部尚書陳洽言朝  
廷初討黎賊陳季擴時。將城國王占巴的賴雖聽朝  
命出兵來助。然實陰懷二心。請發兵征討。上以交  
趾旣平民方安業。不忍窮兵遠夷。但遣使齎諭之。

十二月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  
砥曰北京論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  
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爲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  
六丁以上養二馬遷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  
一馬從之 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刺使者  
言瓦刺馬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害  
擬七月率衆至幹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  
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蓋虜多譎詐惟有備無患大  
抵禦寇之道勿與輕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復勅  
陝西開平大同遼東亦如之

永  
西

十四年春正月甲午朔 二月 三月 改趙王高

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  
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旣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  
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  
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  
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夏四月 禮部祠祭司郎中  
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  
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  
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  
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

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  
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  
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  
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命胡廣爲文淵閣大學  
士楊榮金幼孜爲翰林學士 五月壬辰朔日食  
六月 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秋七月 遣將練  
兵海上防倭 八月 癸酉旦壽星見呂震率文武  
百官請上表賀 上不許 作西宮初上至北京仍  
御舊宮及是將徹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  
之所 九月 上聞漢王高煦於各衛選精壯軍士

以谷王穗謀逆事  
條示諸王

及有藝能者以隨侍爲名教習武事造作器械心益  
疑之遂有還京之意先勅右軍都督僉事歐陽青曰  
親王護衛官軍自有常數凡各衛選撥隨侍漢王者  
令各還原伍不許稽留時青專與漢府兵事故也

冬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 以谷王穗謀逆事

條示諸王并勅諸王議其罪 復詔羣臣議營建北

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王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

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

文武羣臣上疏曰伏惟北京乃聖上龍興之地北枕

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

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  
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  
昭然可見然陛下重於勞民延緩至今臣等切惟宗  
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况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  
財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聖  
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  
之望上從之 勅交趾總兵官張輔馳傳還京 十  
二月 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上以璽書  
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等采古名臣奏  
疏彙錄以便觀法至是書成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

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陞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右侍郎 陞翰林院修撰沈度爲侍讀學士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修撰粲度之弟也 是年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

永  
會

十五年春正月朔

倭寇浙東

二月

谷王橧以

謀逆削爵爲庶人革其護衛及長史三衙門三  
月丁亥朔 命漢王高煦居山東樂安州初上在北  
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以問楊士奇曰汝與蹇義在  
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盍言之如朕  
未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旣知矣汝何慮士奇對  
曰漢王始冊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朝  
廷將徙都彼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  
處之乃詔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  
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壬子 上巡北京  
皇太子監國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夏四月丁

巳朔日食 五月 倭寇浙東 閏五月遣文武大

臣分道經理漕運 六月 以儒士郭張善爲翰林

院檢討 秋七月 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戊寅旦

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爲瑞

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

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

讒慝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

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浙八月 行在通政司言甌

寧縣人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

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

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母令別欺人  
也 九月 再定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  
修孔子廟訖工 上親製碑文刻石 己巳庶人允  
燾卒允燾懿文太子第三子母妃常氏開平忠武王  
遇春之女允燾建文中封吳王 上嗣位之初改廣  
澤王以罪免爲庶人至是卒上命以禮祭葬之 冬  
十月癸未朔日食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  
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羣  
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首賊乃其國人宜誅之  
以正其罪 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一月大工

部右侍郎藺芳卒芳山西夏縣人倜儻闊達有大節  
讀書通古今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洪武中舉孝廉  
授刑部員外郎陞郎中

上即位陞吉安知府先是

金華朱仲智為吉安知府被召改重慶民思慕之而  
難其繼者已而芳至以愛民為心而處事曲當民更  
大喜言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煉可獲  
厚利朝廷遣官覆視既至父老羣訴於芳曰即用無  
賴者言吾屬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矣芳顧問詣  
闕告者告者即叩頭吐實言我愚昧人居鄉素貧鄉  
之人皆華衣美食揚揚然未嘗齒我我寔不甘故妄

意禍之死罪死罪芳遂草奏大畧謂告者愚昧妄意  
上陳今詢邑人長老皆云素無銀冶即不實甘受斧  
鑕之誅同官畏懼不肯署芳曰吾輩奉命守此土獨  
不爲民乎有罪芳請獨任同官不得已亦強署焉上  
得奏曰吾固意思愚民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  
於率意也亦不之罪芳歷陞工部右侍郎至是以疾  
卒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朱蘭云  
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  
特異 上賜羣臣觀之呂震以爲禎祥屢見率百官  
上表賀不許 十二月

永  
戊  
庚

十六年春正月壬子朔 安南黎利反李彬遣兵討

之利敗走 陝西耀州民獻玄兔呂震請賀不許

二月 行在會試天下舉人 三月 上御奉天殿

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李騏等二百五十人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廣孝蘇之長洲人

初從釋氏名道衍少與高啓楊孟載爲友宋濂蘇伯

衡輩亦稱其詩文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薦任北平慶

壽寺事 上在藩邸甚禮遇之每出師命侍世子居

守與贊謀策初命爲左善世尋賜名廣孝授太子少

師至是南京來朝得疾卒謚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

胡廣逢迎媚悅

詆訕先儒爲君子所鄙若其論文曰惟韓退之歐陽  
永叔曾子固真儒者之文識者亦有取焉 夏四月  
行人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特遣使奉表謝  
罪 五月 夏原吉等上表進高皇帝實錄 上具  
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賜夏原吉胡廣楊榮胡儼金  
幼孜曾棨鄒緝王英余鼎羅汝敬李時勉陳敬宗等  
鈔錠絲幣有差 胡廣卒廣字光大吉安吉水人建  
文庚辰廷對策以斥逐親藩爲言擢進士第一賜名  
靖求樂中勅復舊名聖孝瑞應有頌却封禪有頌逢  
迎媚悅以希恩寵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至是卒贈禮

部尚書謚文穆

六月

詔纂脩天下郡縣志書命

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總之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

博采事蹟及舊志書

秋七月己酉朔

右贊善梁

潛以輔導有闕逮下獄潛初以文學簡侍皇太子監

國南京有陳千戶者害民取財皇太子謫交趾立功

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不當宥潛及司

諫周冕預聞之而不諫止遂逮下獄後冕在獄不謹

遂併潛皆死

八月

遼東總兵劉江言近因巡視

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塢上其地特高旁

可住劄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

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  
必先過此實爲濱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保築置煙  
墩瞭望從之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峯  
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  
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南巖  
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  
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  
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  
龍宮又卽天柱峯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真武像

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  
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  
宮觀凡爲殿觀門廡享堂厨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  
碑文以記之 申嚴官吏犯賊之禁進法司諭之曰  
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賊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  
謹民免於掎尅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勅中外諸  
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歛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  
百姓苦之繼今犯賊官吏必論如法

永  
己  
集  
亥

十七年春正月丙午朔 二月 三月 爲善陰隲  
孝順事實二書成先是 上閱載籍遇有爲善獲報

者命近臣輯錄之得百六十五人名爲善陰隲尋復輯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順事實上皆製序冠之

命賜諸王羣臣及國子監天下學校又命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准大誥例於內

出題試諸士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初山西行

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

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

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

圖以進 秋七月 行在戶部議運糧宜令浙江江

西湖廣及在京水軍等衛軍士仍留轉運其餘衛所

軍士令營造如夫役不敷則於浙江江西湖廣及直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量顧夫於淮安臨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歲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者如故庶幾官民兩便從之 八月 九月 上嘗

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輯至是成賜名神仙傳 上親製序冠之 冬十月 命故大學士胡

廣之子種爲翰林院檢討俾在院進學蓋追念廣也

十一月 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栢三日 十二月

上勅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

兵強削除暴亂四海宴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  
醜虜僭竊馴致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戎部  
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  
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効忠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  
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蹈宋元覆轍以  
墜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  
爲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  
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  
通同有司受賕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

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才無一二猝  
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  
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  
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  
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盤石之安爾等亦未保富貴若  
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巡按交趾御史黃  
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  
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  
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  
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

律意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汙能否實跡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 上從之因謂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

浙江圖

憲章錄卷十八

三

憲章錄卷第十八

浙江圖書館

憲章錄卷第十九

永樂十八年庚子  
至二十二年甲辰

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朔以楊榮金幼孜並為文淵

閣大學士 閏正月 二月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

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

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鬪

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

民於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眾從之擁眾五百餘人

據益都卸石棚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

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

唐賽兒作亂

聞遣人馳驛招撫之 三月 直隸沂州衛奏莒州

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  
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  
獗 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 柳升兵至益都

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  
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  
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  
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  
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 山東都指揮衛青大  
敗賊衆於安丘先是賊首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旗

柳升後征交趾死倒馬坡

縣丞馬撝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旣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各械首惡送京師山東之賊悉平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

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畧、升受命不恭、不即就  
道、勅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  
近功、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  
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  
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  
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搔擾、不可  
勝言、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  
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復三日、升始至、反  
忌削功而摧擊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請治其罪

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

靳義真御史

全今升方命失機媚功忌能者不可宥遂下升于獄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  
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  
之夏四月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義字原禮  
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史永樂  
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  
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  
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  
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悅都指  
揮王玉奸贓之罪風紀肅然及是入覲以疾卒于京

交趾侯保馮貴  
死賊

方素易卒

五月 交趾右叅政侯保率民兵禦賊死之左叅

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 六月 頒孝順事實書於

文武羣臣及兩京國子監天下學校 秋七月 丙

戌 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素易江西樂平人

洪武中爲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

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

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趾叛寇陳季擴還奏稱

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實還

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寇龍卯銘衆詭

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鋪卒訴

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日虎  
死道側後有告衡州民匿谷庶人櫛貨財不送官者  
上官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按蘇  
子瞻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  
逢吉之謗是則素易之謂矣 八月丁酉朔日食  
九月 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初一日  
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齋勅召皇太子期十二  
月終至北京 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縣馬嘗  
有牝於海濱者一日雲霧晦暝有物蜿蜒與馬接至  
是產駒麟臆肉髮體具龍文其色青蒼蓋龍馬云

冬十月 乙卯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恣卒叔恣廬  
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於撫綏縣介溪  
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恣至流徙者悉歸復  
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陞  
北京行部員外郎時置行部未久且饑饉相仍度務  
叢脞凡中外造作財物率取具焉董役者皆中官氣  
勢尤不可近以叔恣廉勤不敢加侮尋召修永樂大  
典沅陵民累累陳乞還叔恣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  
七邑之民得叔恣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  
就役歲餘卒於北京郡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具殮祭

就役歲餘卒於北齊君臣在彼者皆表其忠之其死也  
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塋辰州叔慈存心厚臨事果  
蓋多惠政云 皇太子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楊士  
竒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脩立朝正言不易  
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皇太子爲文  
章尤善脩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脩有雍容和平氣  
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脩文以賜羣臣且諭之  
曰脩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  
之 十一月 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  
旁顧張本楊士竒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  
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

勞優厚

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皇太子過

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餓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二月

營建北京

乙卯皇太子太孫將至行在夏原吉先入奏上  
喜賜鈔一百錠命諸司先期分官出候于良鄉  
戊午立春上御奉天殿文武羣臣行賀禮是日皇  
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  
之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  
之故舊况百姓吾之赤子乎初營建北京凡廟社  
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  
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  
王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  
興工至是成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營

膳所副吳福慶等七員為所正丞楊青等六員為所副以木瓦匠金珩等二十三人為所丞賜督工文武官員及軍民夫匠鈔各有差

永辛  
泉丑

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書土以北京郊社及宮殿成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厚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子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禮畢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戊寅大赦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馭萬方祇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做成周卜洛之規

建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  
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  
朝祇事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卹之  
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改楊士奇爲左春坊  
大學士二月虜寇寧夏三月上御奉天殿  
試禮部中式舉人及前科未廷試舉人凡二百一人  
賜曾鶴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薛瑄劉球  
于謙夏四月庾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翰  
林侍讀李時勉侍講鄒緝等言事其畧曰天下有司  
官吏不能皆賢屢蒙勅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

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者多  
考平常而貪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多考稱職人無勸  
懲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  
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  
賚增秩以勵其志貪黷招尅怠政廢職者請即時黜  
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  
日廉勘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  
貢之使相望於道實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  
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又言江  
西湖廣浙江并直隸應天等府縣秋糧每年運赴北

尚書蹇義等巡行  
天下安撫軍民

京道路險遠困敝不堪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河置  
立倉廩量地遠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  
民力又言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  
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矜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  
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使給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  
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用  
備不虞從之 勅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  
天下安撫軍民 禮部左侍郎儀智乞致仕賜勅獎  
諭遣歸智侍皇太孫數年啓廸匡益克盡其誠至是  
年八十歸 五月 陞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

桓羅通等俱爲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上  
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  
請於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  
乎又曰朕於今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數  
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  
有即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  
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  
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云 交趾總兵官  
李彬言交趾新附其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  
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約十分爲率度地險易

夏戶部方兵部呂禮部  
吳刑部

量事緩急以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其各衛土軍雖隸  
兵籍然攻戰之際心持兩端往往不得其死力今議  
屯田分數土軍居多官軍居少從之 六月 秋七  
月 八月辛卯朔日食 九月 冬十月 阿魯台  
叛數寇邊 十一月 上以北虜攜貳命尚書夏原  
吉方賓呂震吳中等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  
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  
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  
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而吳  
中入對與方賓同上以邊廩空虛不懌召原吉繫獄

大理寺丞鄒師顏嘗署戶部并繫之於是賓懼遂自

經死 十二月 以李慶為兵部尚書

永正  
樂寅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二月 命英國公張

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 魏運 三月 邊將奏虜寇

呵魯台犯興和先是阿魯台為瓦剌馬哈木等所敗

窮蹙日甚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奉表

稱臣遣使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

本心然天地之仁發育而已豈有所擇哉遂納其貢

而禮其使詔封阿魯台為和寧王母妻皆為夫人賜

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上恩德屢遣使貢馬又

永樂二十年三月北征

遣其子來朝數年畜牧益蕃生聚益富而克恃之心  
復萌其朝貢之使既歸往往就途劫掠朝廷使者至  
彼或恣慢侮亦有拘留之不以禮待者其部屬屢爲  
邊患每因其使行戒諭之而怙終不悛至是大寇興  
和親征之議遂決在廷文武之臣羣謀僉同命五府  
整兵戶部理餽饋誅日啓行遂誓將士 丁丑以親  
征告天地宗廟社稷戊寅輟祭于承天門遣官告旗  
纛太歲風雲雷雨等神車駕發北京遣官祭居庸山  
川 辛巳駐蹕雞鳴山虜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  
夜遁諸將請急追之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

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

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夏四月 辛

丑駐蹕龍門戍卒言虜倉倅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

洗馬嶺勅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乙卯駐蹕雲

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

若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

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 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

宴 乙丑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 上

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

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丁卯大  
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  
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  
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  
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戊辰觀士卒射一小  
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  
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三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  
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  
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

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  
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爲

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筭  
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  
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車駕發隰寧次

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游之所 上望其頽

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  
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  
常九有以亡况一亭乎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  
士斬伐樹木 癸酉車駕發西涼亭次閔安下令軍

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  
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  
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  
圍各周二十里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  
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  
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筭是命上曰兵  
法云多筭勝少筭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  
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  
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  
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

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  
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  
勉之 癸未車駕發威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  
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 六月丙戌朔  
癸巳車駕次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  
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  
虜慮大軍徑搗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  
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秋七月丙辰朔 巳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  
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

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遁者繼聞車駕親征阿魯  
台舉家惴慄其母及妻問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  
而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  
縛而俘囚將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  
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濶樂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  
走矣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當遽信或挾詭  
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繼獲虜部曲亦言  
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  
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上召文武羣臣  
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

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  
敢爲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  
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剪之諸將請分兵進  
擊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畧曰兵貴  
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可也諸將頓首受命 上  
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  
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 庚午上率師  
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  
中上麾騎兵爲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  
走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相枕

藉餘衆散走，上乘高望之，見寇復聚，乃麾兵繞山出。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上曰：必有首虜在其中，湏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潤屯。諸將皆頓首賀。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

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乙

亥工部尚書宋禮卒禮河南永寧人洪武中由太學

生擢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上即位歷陞工部尚

書治河及營建北京命取材于蜀伐山通道深入險

阻然馭下嚴刻小過輒繩以法在蜀數年民苦其酷

云 八月乙酉朔 以班師遺書諭皇太子及頒詔

天下 九月乙卯朔 丁巳車駕度居庸關次龍虎

臺饗隨駕將校北京文武大臣迎見 壬戌昧爽上

乘法駕入京城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朝

百官上表賀平胡 逮楊士奇呂震蹇義下錦衣獄

永  
樂

以士竒輔導有闕震壻戶部主事張鶴朝叅失儀皇  
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 尋釋揚  
士竒復左春坊大學士 館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  
月 閏十二月 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理自稱可  
汗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未朔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五月

常山中護衛

總旗王瑜上變告言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糾合

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而  
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皇

宦官黃儼江保  
造言傳播

孟賢王射成和謀

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上御右順門親鞫之。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踈斥。儼等日讒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因僞造毀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密言於賢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

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僞譏遺詔付中官。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帝。布置已定。正密以告其甥瑜。瑜曰：「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上覽僞譏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臣。奏賢等所犯大逆。具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即日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母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治。尋併其黨悉誅之。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 虜中有來降者言

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去秋此寇犯興和

朕率師擣其巢穴復東剿其黨兀良哈之衆其窮亦

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率兵

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

因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曰善是日命柳升

陳英將中軍鄭亨孟瑛張輔李安王通徐亨將左右

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馳攻之 八月 宴勞大營五

軍諸將因大閱遂發京師楊榮扈從 甲寅車駕發

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 庚申車駕次萬全兵

永泉二十一年八月<sup>西</sup>北<sup>征</sup>  
十月班師

民有進馬牛瓜等物者命倍時值酬之。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且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產靈芝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殿上資福於皇考皇妣下爲天下生民祈福初非爲己且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爲祥其勿賀。九月己卯朔駐蹕沙城朝鮮國王李禔遣陪臣崔雲請軍門奏事令還北京待命。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順寧王脫歡等所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若聞天兵復出必疾走遠避。

豈復敢萌南向之意命賜酒饌衣服且授阿失帖木

兒等俱正千戶 冬十月戊申朔 陳懋等以韃靼

王子及其部屬來降封也先土干為忠勇王賜名曰

金忠也先土干之來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把

台罕都督俱賜冠帶織金襲衣左右皆贊上功德之

盛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

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

無慮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

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 車駕發萬全 十一

月戊寅朔 車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 甲

申車駕至京師，謁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文武羣臣上表賀。賜忠勇王金，忠誥券金，印朝服，玉帶，織金文綺。皇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譖之於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賴至尊聖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益宜自處盡道，皇太子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十二月，交趾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疋，漆三千斤，蘇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扇萬把，其供自十四年始，歲有增損，而是歲獨贏。

永  
辰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

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

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為前鋒自效上曰兵豈

堪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

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

姑待之是日邊報至召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以金忠

之意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

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上可其奏即日

勅緣邊諸將整兵以候

浙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

門策禮部中式舉人賜進士邢寬等一百五十人是

科得軒輓耿九疇 戊寅大閱 天禧寺將成賜名

永樂二十二年四月北征  
六月班師七月大漸

王士廉至誠禱  
祠烏食蝗盡

大報恩寺 夏四月 戊申以親征胡寇命皇太子

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 巳酉車

駕發北京楊榮金幼孜扈從 癸丑遣太常寺官祭

告居庸山川車駕度居庸關 庚午車駕次隰寧

五月巳亥朔 車駕次威虜鎮 大名府濬縣蝗蝻

生知縣王士廉齋戒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士廉以

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萬數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

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耳苟出於誠

何求不得 乙卯車駕次開平 甲申 上召大學

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

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聞者以天人之怒再率師討之如狗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爾等豈復有噍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

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  
悉待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壬辰  
車駕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栢  
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庶  
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巡按  
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  
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請兵勦之 上  
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愚  
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  
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

其爲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勦之未遲丙申車駕次清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兩重車皆在後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接之浙江處州知府謝子襄卒子襄江西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薦授青田知縣實心爲政上下感孚陞處州知府郡多虎及早蝗子襄禱于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

嘗有盜竊官鈔，即投檄城隍盜方閱所竊于室，忽疾風入室，捲墮市中，因遂獲盜，有盜牛鬻於市，將屠之，牛逸至子襄前，俛首若訴者，遣人訪問得實，追還其主。軍校吳米嘯聚山谷，時出爲民患，朝廷發官軍二千勦之，處人大恐，子襄適至，止軍城中，毋出，以計掩捕之，兵不勞而民賴以安。先後歷官三十年，不以家累隨。丁酉，駐蹕清平鎮。己亥，車駕次威遠川。

六月甲辰朔，帝出塞，已久，尚未抵賊巢，而士卒多艱，楊榮金幼孜夙夜計慮，奏言虜已遠遁，遂獲班師之命。戊午，車駕次玉沙泉。己未，車駕次龍武岡。

庚申車駕次天馬峯復行數十里陳懋等遣人奏  
臣等已至荅蘭納木兒河彌望荒塵野草虜隻影不  
見車轍馬跡漫滅疑其遁已久矣上遣張輔王通  
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懋及金忠前行覘賊癸亥  
車駕次連秀坡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邨山咸無所遇  
以糧盡還於是英國公張輔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  
騎深入罪人必得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  
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楊榮  
金幼孜言是卿等且休矣甲子車駕次翠雲屯召  
張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

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秋七月甲戌朔，庚辰，車駕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丁亥，車駕次翠微岡。上御幄殿，憑几而坐。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中可至。」上頷之。既而諭榮、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幼孜對曰：「殿下孝友仁。」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  
文皇帝大漸

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  
幼孜羊酒。戊子，車駕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尚  
書呂震齋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車駕次  
蒼崖戍。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  
瞭，毋忽。庚寅，車駕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  
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  
上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與楊  
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合斂畢，載以龍輦，所至  
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龍輦次雙峯。楊榮  
等奉遺命，馳訃皇太子。八月，癸卯朔。甲辰，楊榮

及御馬監少監海壽至自行在致 大行皇帝遺命  
皇太子哭慟幾絕進榮等問故復慟哭皇太孫親王  
以下皆慟哭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皇太子命  
皇太孫馳赴開平恭迎大行皇帝龍輦以先帝所賜  
東宮圖書親授之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今吾以  
授汝但有事來報來即用此識之皇太孫稽首受之  
遂行皇太子命行營大小官軍悉聽皇太孫節制  
乙巳百官素服朝夕哭臨思善門外 巳酉龍輦次  
鷓鴣皇太孫至御營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慟  
壬子皇太孫奉龍輦及郊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羣臣

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于仁智殿 丁巳以嗣位

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 皇太子躬告几筵即皇帝

位朝羣臣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熙元年 戊午復

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官初 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

日首釋原吉於獄慰勞之咨以國事至是復其官原

吉言在獄時喪母未克成服乞賜歸葬且終憂制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

遽去賜原吉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一百斤令遣家

屬護母喪歸葬仍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葬事 陞

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並仍兼文

淵閣大學士楊士竒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竒淮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爲翰林院學士正字金問爲翰林院修撰士竒謝恩畢聞析薪司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餘萬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竒謂蹇夏曰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竒言恩詔甫下兩日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上喜曰吾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是急遽中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 九月 禮

部同文武羣臣進 大行皇帝尊謚曰體天弘道高

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仁孝

皇后尊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陞翰林侍讀王直為侍讀學士侍講王英為侍講

學士修撰林誌檢討錢習禮為侍讀檢討余學夔五

經博士王達為侍講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

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

授官 上曰為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

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

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

往厲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  
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  
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  
逢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効上進二十  
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于位  
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  
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  
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  
事中多闕諸生萌倖倖之心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丙子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京兵

部尚書陳洽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 癸未禮部尚

書呂震奏 太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祖高皇

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上釋衰服

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六部都察院詳議以

聞震與部院共奏宜素服烏紗冠黑角帶羣臣皆從

君服上曰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帶麻

衣麻經朝退仍衰服 改淮府長史王榮爲吏科左

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爲翰林脩撰二人侍 上

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

去近侍故有是命 黜太常少卿周納爲交趾所屬

知府納永樂中爲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  
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  
玷朝班遂有是命  陞翰林脩撰陳循爲侍講  寧  
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遣書答曰  
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  
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  
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  
叔審之  加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  
金幼孜太子少保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祇事先帝二十餘年又

冊張氏為皇后

事朕於春宮今朕嗣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  
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  
用此印密疏以聞盡誠相與庶幾不負祖宗付託之  
重義等頓首受命 冬十月 冊妃張氏為皇后  
立皇太孫為皇太子 大理寺奏決重囚令三法司  
會內閣府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 免遠安王貴燮  
巴東王貴煊為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  
至是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禮  
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楊士奇等諭  
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

失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  
自今嚴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  
取之嚴則不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  
矣 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  
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  
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爲奴者悉宥爲民給還田土  
謫充軍者亦宥爲民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  
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  
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  
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須撙節仍令

有司允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為交趾按察使紀諄為交趾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弋謙為大理寺右少卿謙初為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張輔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不妨悞 遣御史湯淡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陞戶部尚書郭資為太子太師命致仕 賜夏原吉繩愆糾繆銀

圖書諭勉之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

楊士竒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義夏原吉皆先  
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有未盡善皆當盡  
言遂取五人誥詞親製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  
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  
士竒等稽首曰此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 上諭  
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  
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  
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旣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  
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

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按軍國之事備邊爲急備邊之務兵食爲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種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洪樂間唯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而蠲租之詔無歲無之也後來屯田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濫觴於此而况營私漁利者日滋其說乎 十二月 書各都布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蹇義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

殿南廊時一觀之今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易忘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

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爲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况山

澤所產哉 勅加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工  
部尚書 初太宗班師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  
中官馬雲等皆倉惶莫知所措密召榮匆攷入幕中  
榮等循古制用衣衾殯歛或有欲以他事寫勅用寶  
遣人馳報者榮曰先帝在即稱勅賓天而稱獲罪非  
輕乃令中官以先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具  
啓馳報榮初抵京 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爲  
言者遂降勅獎諭之

浙

憲章錄卷第十九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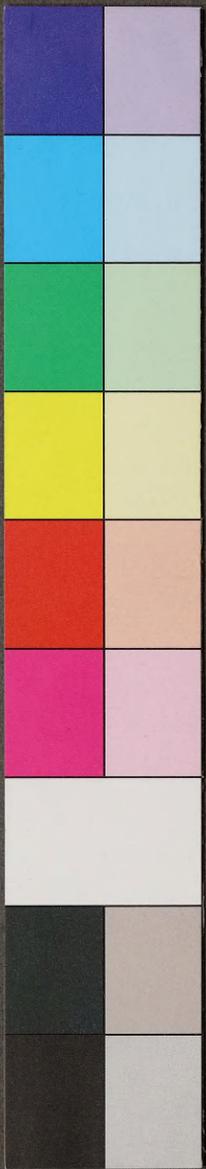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30015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